

谢星星的疑惑(7)

多亏了《雨人》《超体》这样的电影,好莱坞功不可没。“不是我营销做得好,你要有孩子,你也会相信。”创办人曾经这么回答谢星星的疑问。

谢星星走过这些显示着同样广告文字的屏幕,直接穿过大厅,七绕八绕,无视一块“工作区域,严禁擅闯”的牌子,走到大门前,娴熟地输入密码。

里面是一个不小的摄影棚,看起来不输工业光魔的后期制作流水线。

刚刚显示器屏幕上那两位对弈的男孩和某著名围棋大师刚刚结束广告拍摄。大师从绿屏走下来,旁边助理递上毛巾,工作人员上前补妆,顺手塞了一个鼓鼓的红包,“导演说想再补几个镜头。”大师说。

副导演赶紧上前对男孩说。“表情再自信一点。你演的是神童!”

男孩可怜巴巴,“可我真不会围棋啊,五子棋行吗?”

谢星星对这一切司空见惯,穿过大棚走人一扇看起来相当破的小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是个道具仓库。

推开门,里面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沉醉在音乐里,手指不自觉在腿上弹奏。听到激情处,不禁大喝一声:“好!”

谢星星挑了挑眉毛,径直走到房间角落,把留声机的指针拨到唱片上。

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这才悠扬传遍整个房间。

“哎,星星你!”这位慧龄智力开发学校的校长不满地睁眼,他知道来者是谁。

“李叔叔,你又忘了拨唱片了。”

“拨不拨都是一样。”

“不一样啊,我又不像你,光凭脑子就能听音乐。”

李立秦站起来,走到留声机边上,换了张唱片,“我刚‘听’的也不是这首。”

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传出来。

“我可以让你也听到。”

“别,我还是想听它自己发出来的声音。不过……”谢星星仔细琢磨,“您现在都能复盘这么复杂的曲子了?”

“哈,最近好像是,能听到的曲子越来越混沌了。”

金子



◆沙克 著

金子

开门红(17)

“这家伙,看不懂我的方案还拽架子。”我在心里骂着老保,碍着金子的面子嘴上却对老保说:“广告词最好能体现市民消费的主体性,亲情服务的家庭性……”

老保打断我说:“我们金不换美食康乐城就是要提美食休闲,就是要提消费人生,执行政府的文件精神,拉动楚河人的内需。”

金子一直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只是笑,不作声,细听着我和老保的对话。我把老保的中心思想顺了一顺,变成了金不换的主题广告语:“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

干了那么多多年新闻记者,我对楚河市的广电报刊杂志和广告传播公司相当熟悉,在我的策划布置和联络安排下,金不换美食康乐城开业前后一个月,全市所有大小报刊杂志和电台电视台,发表播出了那个主题广告词: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全市区的公交车身、广告牌、霓虹灯、电视墙、横竖布幅都闪烁着同样的广告语: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金不换的传单、门票菜单、桌布筷套、赠券优待券全都印上: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

市电视台主持人席灵苇把我的那本方案拿去,改编成专题片《快乐的美食休闲文化》,详尽展示了金不换美食康乐城的外在美内在美,介绍了它先进的经营模式、服务形式,挖掘了它对提升全市餐饮服务业档次的重要价值,倡导现代休闲生活的深远意义。专题片反复在电视台播出,电视荧屏下方反复打出“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的字幕。

开业那天,礼仪小姐们的肩上披着的,气球上飘着的,都是弘扬美食休闲文化,消费快乐幸福生活,飞艇上悬着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众多贵宾闲客的礼品袋上印着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全市每一米空间都在传播着弘扬美食休闲文化,享受快乐幸福生活。

金不换所处的位置原来是老奥体大厦,是市体育局的综合办公大楼。这几年楚河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国家输送了十几个全国冠军、亚洲冠军,还有一个奥运会冠军和三个世界锦标赛冠军,市政府为体育局在城区东边划了一大块地皮,建了一座万人体育场,一座二十层的新奥体大厦,目的是要承办全国性的体育赛事,建好全省一流的体育训练中心。

老奥体大厦变成金不换美食康乐城后,一、二楼做酒店,三楼是保龄球馆,四楼成了夜总会,五楼做桑拿洗浴中心,六、七、八楼是客

房。九楼往上的几个楼层,还归市体育局的一些下属单位使用,外墙也被涂饰了一下,与八楼以下的外墙色调相同,保持整幢大厦外部风格的统一。

金不换的生意大大地实现了开门红,每天有上千的顾客进进出出,吧台收银小姐数钱数得手发酸还得要数。金不换管理经营采取的是经理负责制,豪门盛筵酒店、天籁之音夜总会、陶醉港湾桑拿浴场、普罗旺斯旅馆和君子岛保龄球场,全都配备了千里挑一能干的经理副经理,同时配备百里挑一能干的领班,有几个经理、副经理是从广州上海聘请过来的。金不换的生意忙而不乱,方方面面井井有条,一派兴旺景象吸引了全市人的注意力。

金子忙活着金不换大厦里面的人和事,外面的人和事由老保去应付。平常是金子忙,老保闲,遇到对外的交道应酬多了,老保就得忙活忙活了。

金子董事长和老保总经理的办公室就在三楼的一个角落,相对保龄球场封闭隔得很远。老保和金子的三套间的办公室门前没挂董事长的牌子,只钉了一个总经理室的小铜牌,金子在右老保在左,中间是大客房,放着一张会议桌。

金子和老保以身作作则带头打保龄球,还邀请了一些老板、朋友、熟人来玩,传导给人们一种信息,打保龄球既健身壮体又文明高雅。我会打保龄球就是跟金子学的,她是此中高手,却没把我教成高徒,我会玩了就不再长进,从玩起步,到玩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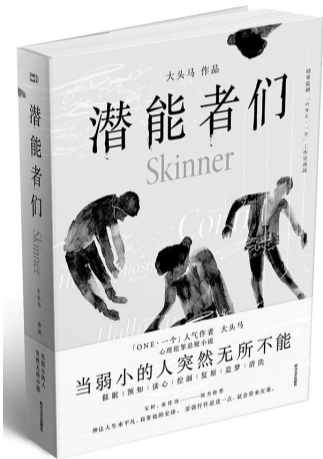
每天老保都要玩一会儿保龄球,保持舒畅的心情。他要么外出办事,要么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活干活,没事看看报纸杂志,玩玩电脑里的扑克游戏。

(明日关注:酒局)

◆大头马 著

潜能者们

四川文艺出版社



谢星星盯着他,“还真是像你们广告上说的,老年人也有第二春。”

“我比你爸年轻!”

“我爸早停在四十岁了。”

“他要活到现在肯定比我显老。”李立秦话一出口有些后悔,这玩笑是不是开得稍微有些过?但看谢星星面不改色,也就放心下来。一个人得阿斯伯格综合征,周围人全是阿斯伯格综合征。跟这类患者打交道,完全不用考虑礼貌的问题。他们永远体验不到什么叫冒犯。

“你今天怎么不上班?”

“我……”谢星星想着怎么才能告诉他工作上的成就,最终决定还是不说,毕竟自己因为博士论文掀起了轩然大波而没有拿到结业证之后,多亏了父亲这个老朋友帮忙才得以混口饭吃。她也不是全然感觉不到一些人类初级情感。

“你要是干不下去了,还是可以来我这儿工作的。”

“你怎么知道我干不下去?”

“我用脚趾头都知道。”

作为看着谢星星长大的人,李立秦可能比她那个埋头科研、和她性格如出一辙的父亲,还有她那位乐观得不闻伤心事的母亲都要了解这孩子。

“李叔叔,你知道我的正职。”

“我知道,但你来我这儿一样可以研究啊。”

“……说实话,您这儿会有真正的潜能者上门才怪。”

谢星星补充道,“哦,我是说除了您啊。”

“你别说,上个月还真招到一位……能心算10000以内加减乘除开平方根的。”李立秦想了下,“速度是可以,就是准确率还有待提高。”

“李叔叔,”谢星星认真起来,“我需要的是像您这样的,能在只听过一遍帕格尼尼的情况下写出完整曲谱的人。真正的潜能者。”

“除了自娱自乐外没有任何用处。”李立秦自嘲。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潜能者?说真的,连我这个所谓的半天才都将信将疑啊。”

“您广告上倒是说得笃定。”

“骗人最重要的是自信。但你……”李立秦看到谢星星包里那本露出一半的书,《和男神共进晚餐的一百个礼仪》,“我觉得你的当务之急还是谈恋爱!去世界各地旅游,吃好吃的,看电影,像普通女孩那样生活。”

(明日关注:音乐与养生)

对酒吟诗(30)

“寒门?寒门怎么了?寒门里能出你这样的人才,更是该你自豪!”阮籍呵呵一笑,袍袖一扬,将那黑白棋子一下拂了个干净,递过一盏美酒给杨护道,“且莫说什么废话!先喝了这一大杯,我阮籍阮嗣宗和你杨护的金玉之交今日就算定下了!”

然后,他又一转身朝着那店小二吩咐道:“你去告诉这楼上楼下在场的酒客们,就说我阮某人今天为了交到这一个挚交感到高兴,特意与他们同乐。他们今天的酒菜吃喝,全算在我的账上!我请大家一起为我高兴!”

瞧着阮籍这般挥金如土的豪放之气,杨护不禁在深深感动之余,亦是暗暗叹服。他其实也是知道这阮籍来历的:他本是“建安七子”之一、豫州陈留名士阮瑀之子,生来天资出众,长于诗赋,文采超群,且又喜好老庄清虚之学,年纪轻轻便久享盛誉,堪为当世文坛之翘楚。今天,他居然显得如此看重自己,这让杨护护实在也是感铭于心——于是,素来不喜欢酒的他便一下接过阮籍递过来的杯盏,将酒“咕嘟”一下全灌进了嘴里,也顾不得口腔里火辣辣的炙痛:“嗣……嗣宗你久著诗名,今日杨某与……与你以弈相交,不知你……你可有什么佳诗即兴应景否?”

阮籍将肩上垂发往后一放,眉目间溢出浓浓笑意,长吟道:“这样吧,今日你我相识,籍搜索枯肠,暂时也难觅佳句——不如来个‘借花献佛’,就以陈思王的两篇遗诗相赠吧——第一首是《芙蓉池》:‘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南杨栖双鹤,北柳有鸣鸠。’”

杨护听了曹植这首诗,只觉其情境清新恬淡,寥寥几笔已将一切意味勾勒到位,不由得抚掌笑道:“嗣宗果然高才——随手便拈来了这

一首妙诗形容你我的友谊,委实巧妙!”

“你再听下面一首诗吧!”阮籍笑吟吟地又诵道,“这是陈思王的《言志》:‘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

听罢此诗,杨护细细品了片刻,眉头微动,含笑而道:“哎呀——你这个阮嗣宗啊,当真是伶牙俐齿不肯饶人!你真自诩为‘云龙’、‘神鸾’便也罢了,又何必拐弯抹角地讥讽别人为‘燕雀’呢!这可有失孔圣的‘仁恕’之道哟!”

“杨君,这话你可真是讲错了!”阮籍这时却敛起了嘻嘻哈哈的笑容,正色而道,“依籍观之,杨君你身怀奇才、志在四方,将来才定是腾云驾雾、高翔万里的‘云龙’、‘神鸾’!我阮籍才的的确是那只逍遥度世、怡然自乐的小小燕雀啊!”

“嗣宗,你太高看我了,也太小看你自己的了。不过,你向来高蹈出尘,不问俗事,今儿又讲这些事功之言作甚?”杨护眼底亮光隐隐一闪,便将话题转移了开去,急忙向阮籍敬了一杯酒过来,“来来来,为了庆贺你我今日有缘相交,杨某‘舍出肚量陪君子’和你来个一醉方休吧!”

他俩正碰杯笑语之际,忽听得一个肃重低沉的声音从旁插了进来:“好!好!好!阮君、杨君,一个是倜傥自在的风流名士,一个是儒雅清华的精干循吏,都可堪称‘人中鸾凤’!却不知你俩把酒畅言之间,可否允我司马师跻身进来添一盏杯以沾风韵乎?”

“司马师?”杨护听到这个名字,不禁全身微微一震,急忙回过头来: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方脸青



◆李浩白 著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

重庆出版社

年正在六尺开外向他俩含笑而立。他身穿一袭玄豹纹锦正服,头戴一顶独梁进贤冠,顾盼举止之间自有一派英武雄浑之气挥洒而出。而就在这青年身后,站着自己的顶头上司、长安郡丞颜斐。

阮籍也看到了司马师,忽然打了一个酒嗝,翻了一下白眼:“管他什么‘司马师’‘司马徒’,咱们继续喝酒。”

杨护闻言,悄悄瞟了一下司马师的表情。却见司马师脸上只是淡淡一红,似乎也没有特别动气,朝向阮籍又道:“好你个阮嗣宗!当年师与夏侯太初、何平叔在洛阳东郊谈玄论道、挥斥方遒的时候,你阮嗣宗还在哪里埋首诗赋赋?”

阮籍端着酒杯面不改色:“司马君,籍也听你二弟司马师上讲过,你在洛阳东郊书院和夏侯太初、何平叔他们谈玄论道之际,一时辩他们不过,心底又不甘服输,就抡起宝刀凌空劈砍,舞得虎虎生威,这才重又振起了昂扬之气,再与他们展开论战!你哪里是什么风流名士,分明是‘凶神恶煞’!”

(明日关注:繁华鼎盛)